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四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懋惠校刊

說地十二

碣石

碣石禹貢冀州導山凡兩見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碣

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索縣有碣石水南入官

謂下官水不

言有山蓋驪成有大碣石則索縣有小碣石可知漢驪

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索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

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索縣言碣石水則大小

碣石竝舉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綦縣境則其爲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王氏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驕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驪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卽古大河入海處禹河入海在直沽此誤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此說甚精按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漁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平州之碣石又淮南時則訓自碣石過朝鮮

此亦左碣石高誘仍云在遼西界海水西畔者誤此皆

非平州碣石也其戰國策常山九門鄭云無此山更不

必論鶴壽案碣石山者河入海之處也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昌黎即漢古北平驪成縣地今其

處無山說文云東海有碣石山水經注云大碣石山漢

武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

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

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退不動不沒世謂之天柱橋也

潛邱別記云漢志右北平驪成縣有大碣石山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

郡案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

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班固曰大碣石山今人第因天柱橋屬諸昌黎監矣先生謂昌黎北撫

寧南諸山皆是蓋本諸此然河入海之處在昌黎則禹貢之碣石自當專指昌黎之山不得兼及撫寧之山碣石凡有四處一在常山九門縣今正定府藁城縣西北

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並無一山
戰國策之言蓋謬一在高麗界中卽王氏所引一在今
錦州府廣寧縣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鎮醫巫閭山
祠又東有碣石山此皆與禹貢之碣石無涉也或謂河
入海在章武不在碣石此乃謬論一誤于薛瓌再誤于
孔穎達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河水至章武入海章
武在今天津府鹽山縣西北北漢時所徙之新道非禹
貢故道也魏郡鄆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入海
者至驪城之碣石山入海非章武也史記河渠書班氏
溝洫志皆云同爲逆河入于勃海薛瓌曰禹貢河入海
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
注也不知史記漢書所謂勃海正謂碣石遺之勃海非
謂漢之勃海郡也孔穎達曰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入
于勃海勃海之郡當以北海爲名計勃海北距碣石五
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
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于河而
逆上也今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于河爲孔傳禹夾
行北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則可知河入海順流而
下亦卽在是河果至直沽入海則至于碣石四字爲衍
文導河北擋爲九尾合爲一不加至碣石字入于海者

蒙上省文也後代善言水道者莫過于鄭道元一則曰
河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再則曰碣石
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賈讓治河策
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鄴注
之有本如此今人指晚近之流派輒爲別解豈可與論
禹迹哉但河至碣石入海亦有新論劉世偉曰山東武
定府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
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
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咸屬于
齊兩津等河在縣之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
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洿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
入而反遶于千里之外自平州而入海邪况平州地高
此山旣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勃海之上其爲碣石
無疑間百詩曰九河見沈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
文若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沈州之山矣古九河濶二
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者亦須長濶相等
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出入內容河水之九派分注今馬
谷山旁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果爾當刪禹貢同爲逆河
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戰國策蘇
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二年
世楷堂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石門二世元年
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
竝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
都會也尚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邪

衡漳

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者今河南懷慶府武陟
縣西懷縣故城是禹從此治水而北衡漳者鄭康成攷
工記注衡古文橫假借字晉語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韋昭曰衡橫也地理志漳水有二清漳出上黨沾縣大
要谷東北至昌成入河濁漳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
入清漳鄭康成注據後漢志故以昌成爲安平阜城鄭
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蓋班志以清漳爲主徑自

入河其所過郡五所行凡一千六百八十里濁漳則入清漳者其流短非主流也耶意與班合故但言清漳不及濁漳乃水經注反以濁漳爲主敘其源流甚長且言不因他水獨自入海而于清漳敘述甚略其文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南又東北過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入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城縣

北又東北至昌亭與庠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
別出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
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
要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
至武安縣南入于濁漳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
入清而水經誤以爲清漳入濁至以濁漳入海則并非
東漢之水道而直是魏時之水矣據漢時漳猶入河則
河雖有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志與漢志合雖據當時
見行水道言之未見其非禹迹也禹從覃懷致功而北
至衡漳黃河之性雖善改徙然此等處山險尚多改道

猶少漢時近古大約與禹不甚相遠誤水經者魏晉閒

人酈道元則北魏人雖好言水道其實亦多妄謬不盡

可據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彰

德府鄴縣故城在今冷漳縣西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

廣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

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

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閒府以上各府州縣皆班許鄭三

家言衡漳經由故道說詳尚書後案鶴壽案清漳所出曰少山在今山西

平定州樂平縣西四十里元和郡縣志謂大原府樂平

縣少山一名河達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是也其南谷曰

大要谷東北距縣二十五里沾水出沾嶺東入滹沱河

同過水出陡泉嶺西入汾皆少山北嶺也北山經云少

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淮南子云清漳出
揭戾山高誘注山在沾縣漢志云上黨郡沾縣大變谷
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河說文云清漳出沾山大
要谷北入河今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有沾縣故城水經
注云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漳山亦曰鹿谷山
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濁漳所出曰鹿谷山
在今潞安府長子縣西南五十餘里高平縣西北五十
里一名廉山一名鹿谷山寰宇記引冀州國經謂鹿谷
山在長子縣西有大道入壺口關東出達襄國西登奚
斯矩嶺以達河東陘阻千里是也北接盤秀嶺即發鳩
之谷也嶺在屯留縣西南八十四里亦曰鹿清山山之
西水入于沁山之東水歸于洛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川
漳其浸汾潞漳即清漳路即濁漳北山經云發鳩之山
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漳當為凍說文云凍水出發鳩
山入于河以水東聲郭璞本誤以為漳耳漢志云上黨
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說文云
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水經注云漳水出
麓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故淮南子謂之發包山古
文鳩與包同聲絳水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濫水
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

屯畱西南東入漳魏書地形志云長子縣有廉山濁漳
出焉寄氏縣有盤秀嶺藍水出其南北流合濁漳今長
子縣西有長子故城屯畱縣西十里有屯畱故城西南
七十里寄氏故城桑欽所稱絳水漢志載其說今本
訛爲入海後人多以此水附合禹貢之降水非也北卽
藍水耳漢志說文皆言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水經則
言清漳入濁漳濁漳會庠沱河入海者一則作水經時
與作漢志時水道不同二則北山經亦言清漳入濁漳
矣

漳與河相貫者也而大伾以東禹河盡徙漳亦變改則
依班孟堅許叔重鄭康成舊說禹迹猶可想像得之若
道元者不但以濁漳爲主其叙至斥漳縣南之下卽云
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叙至東北過曲周
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畱下辭章津是乃與

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卽絳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爲漳絳當冀州之至于衡漳并卽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酈又據以爲卽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況鄭注導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卽淇水也故稱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

大陸爲地腹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降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从官傍讀如奔音下江反與信都之絳水从系傍音居巷反者絕異鄭旣據道里之差又辨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矣酈旣合漳降爲一又以絳爲降近日胡先生渭因此遂謂漳水東至肥鄉曲周二縣之境乃橫貫入河肥鄉去古鄴約百五十里河自大伾折而北流至古鄴東漳水東流注之凡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

河從而漳橫矣漳卽絳導河所謂北過降水也自是以北至邢趙之大陸則播爲九河以入海矣漢志謂清漳東北至阜城入河此乃周定王河徙之新道非禹迹也使禹故道若此則漳乃斜流入河矣何名橫漳邪定王河徙其處不可得詳大約漸徙東出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故漳水斜行向東北至阜城始入河阜城縣今屬直隸河間府其後河日徙而東南大伾以下皆非故道唐人遂以漳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復入河矣在禹時則漳之注河自在肥鄉曲周不在阜城

也胡先生此條不特非鄭注之義又與漢志矛盾強以漢志上黨沾縣一條言至阜城入河者爲徒流偏據鄭氏一家說推爲肥鄉曲周果合禹迹乎過泥橫字謂若至阜城入河則斜而非橫究之斜與橫豈有大殊乎絳與降豈可混乎鶴壽案水經注一書是先生所極佩服者乃于此條以其與鄭說不同遂斥之爲妄謬不可據但人各有見何必悉與鄭同鄭氏以降水爲共水此條卽見濁漳水注若非鄭氏之淵博引入注中先生亦何由而知北過降水卽河內郡共縣之共水乎鄭氏特不用其說耳漢志說文謂濁漳入清漳水經謂清漳入濁漳亦無甚大異二漳交會之後原可互受通稱水經之濁漳卽是漢志說文之清漳唯漢志說文以爲入河者入滹沱河也而水經以爲入海則不同耳今濁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南之鹿谷山東流逕長治縣西又東北逕屯留縣東潞城縣西襄垣縣南黎城縣西北又東逕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北至交漳

口與清漳會今清漳水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之
大要谷南流逕遼州和順縣西遼州東北又南逕彰德
府涉縣西南至交漳口與濁漳會二漳既合東流逕安
陽縣北臨漳縣西又東逕直隸廣平府磁州南成安縣
東南又東北逕廣平縣東南肥鄉縣東曲周縣南又東
北逕山東臨清州邱縣南又東北逕廣平府威縣南清
河縣北又東北逕河間府故城縣西又東北逕冀州棗
強縣東衡水縣西南武邑縣西又東北逕河間府阜城
縣西北交河縣東南至天津府滄州西杜林鎮與滹沱
河合漢志謂清漳水至阜成入河阜成故城在今阜城
縣東二十里然則自漢至今亦無甚大異也至酈氏合
漳絳爲一似乎妄謬然亦有自來焉今本漢志云上黨
郡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水東逕屯留縣故
云絳水出穀遠縣發鳩之谷謂之濫水東逕屯留縣故
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
漳據此則酈氏所見漢書本不作入海先生未查水經
注徒以俗本
漢書相難耳

蔡傳云地志懷縣今懷州也非是當云今懷州武陟縣

也引曾氏云覃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其西云云方向皆誤且涑水在今保定府涑水縣卽巨馬河與此何涉又云漢阜城縣今定遠軍東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城六十里亦隸永靜云定遠者景德以前也又云鄴縣今潞州涉縣亦非是當云卽今相州鄴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又云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涑水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砢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

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
欽與唐人言如此此段言徙流亦略近是但碣石非河
口砢礫尤誤辨皆詳後胡先生雖指所以不據漢志而
必改漳入河在曲周者意實本于蔡傳

恒衛

恒衛既從鄭云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疏云
地志恒水出常山上曲陽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
縣東北入滹池案疏所引前志文據彼兩處皆系以禹
貢但彼言恒水出上曲陽西北恒山北谷疏刪此句非
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滹池疏刪下東字亦非上曲陽

在今爲曲陽縣屬直隸定州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
真定府故城在縣西北但恒入滹衛入滹池漢志分列
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亦惟言恒出恒山衛在靈壽其
他無所旁及蓋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西數十
里間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
此水經滹水篇云滹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
西來注之酈注云自下滹水兼納川恒川之通稱卽禹
貢所謂恒衛旣從也如其說則滹水皆恒水矣此北魏
人議論非古義也然酈亦祇就恒水言之耳胡先生雖
指因此遂援以爲例而謂衛水亦卽滹沱其于恒水旣

詳述漚水原流矣乃因水經無滹沱之目爲之補誤一大篇幾若忘其書之爲禹貢作者祇因過求廣博未免轉生枝蔓學者宜慎擇之

九河

兗州九河旣道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順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開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疏云河自大陸北數爲九從大陸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爲九道在沈州界平原以北

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
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
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
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
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
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次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
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案鄭云河水自上至此

流順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廝漢志作醴孟康云醴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邱一出漯川要下九河亦蒙上廝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鄭又云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閒國鬲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爲鬲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郭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卻與

鄭合也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卓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蓨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

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
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
太平寰宇記也謂南皮縣有滌河者金史地理志也謂
古河本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
疑古徒駭河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
重地皆沮洳沙鹵疑太史河滄州之南有大連陂西踰
東光東至海疑胡蘇河陂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
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
無棣溝疑簡絜等河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
德棣東至海疑鉤盤河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

至海在最南差狹疑為津河者于氏欽齊乘也謂太史

河在南皮縣北者明一統志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

在三百里間者為可信鶴壽案墨子兼愛篇云禹治天

為九澮以健東土之水九澮者九河也淮南子要略云

禹身執殛垂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別洩

去也九岐河水播岐而為九以入海也九河之名見于

爾雅郭璞謂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一日徒

駭李巡曰禹疏九河以往來起許商曰在成平班固曰

勃海郡成平縣庫池河民曰徒駭河太平寰宇記云徒

駭河與滄州清池縣相接二曰太史李巡曰大使徒眾

通其水道陸德明曰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河

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三曰馬頰李巡

曰河勢上高下狹狀如馬頰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通

典云在平原郡界元和郡縣志云在安德寰宇記云在

滄河四曰覆繭李巡曰水中可居住往而有狀如覆釜

通典云在平原郡界導河書云覆釜河在永靜軍阜城

縣東經東光縣西北五曰胡蘇李巡曰其水下流胡下

世指堂

也蘇流也顏師古曰下流急疾之貌許商曰在東光班固曰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寰宇記云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六曰簡河李巡曰簡大也水深而大孫炎曰水通易也史記正義云在歷亭七日絜河李巡曰絜若也水多山石治之苦絜孫炎曰水多約絜與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縣八曰鈞盤李巡曰水多鈞如鈞折如人股孫炎曰般桓不前漢地理志平原郡有般縣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北二十里有般縣故城縣以河名也古字般與盤通用鈞盤河在今陵縣東四十五里九曰鬲津李巡曰水狹小可鬲爲津許商曰在鬲縣班固曰平原郡鬲縣平當以爲鬲津與地記云無棣縣有鬲津河通與云在饒安寰宇記云在樂陵縣東西北流入饒安縣界今案李巡等所釋名義未知然否若其所在之處徒駭爲河之本道非虜沱河也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至天津府天津縣皆是胡蘇在今河間府東光縣東南鉤盤在今濟南府臨縣東鬲津在今河間府寧津縣西九河之可攷者唯此而已若杜佑李吉甫歐陽志樂史諸人之說或新河或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此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不然許商僅得其三而唐宋人乃反得其九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

開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亦有其文故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于欽齊乘則云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非禹鑿之也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軌必然非齊桓塞之也然八流之壤不爲無因齊桓卒于襄王九年至定王五年甫四十二年而河徙故潰蓋下流既墮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河之患始此矣

蔡傳此節誤處甚多正義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

八枝漢書叙傳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

八枝

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

是知徒駭爲經流餘八爲支派

也李巡邶舄爾雅注疏朱子孟子集注俱分列九河曾

取以簡潔爲一以其一爲經流又訛絜作潔蔡從之其

誤一

林之奇以九道勢均無經流支派之別亦非

引杜氏通典止及覆黼若

安德有馬頰滄州東光有胡蘇俱未引其誤二引元和志馬頰河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按元和志德州安德縣乃郭下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北至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亦有馬頰河于平原縣不相涉不知何緣認作平原殆是昌縣南三字耳其誤三元和志德州安德有鬲津將陵有鬲津棣州陽信有鉤盤俱未引及其誤四引寰宇記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按無棣縣樂史並未云有胡蘇其誤五又云鬲津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入饒安其誤六德州安德有馬頰德平有馬頰滄州樂陵

有馬頰而止及滴河安德有鬲津德安將陵有鬲津而止及樂陵饒安其誤七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按今滄州北乃天津府宋之清州界非平州平州卻在東北五百餘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其誤八更有誤者自鄭康成下至唐宋人所說九河皆不信鑿空懸擬謂在滄州北至平州五百餘里之閒不但誕謾可駭且如其說九河在今靜海天津寶坻寧河玉田豐潤灤州樂亭等境然則爲冀州地不當在兗州矣

出河之沛

水經叙沛水自滎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沛

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沛陰北經高平東平經沛北

東北經沛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

此自卷縣博昌而外略舉郡名故與水經

不同孔穎達謂水道今古或殊杜據當時所見言之與水經乖異非也

春秋桓十八年注

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哀十三年注陳畱封丘

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左傳僖元年注汶水出泰山萊蕪

縣西入濟僖三十一年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

樂安入海哀二十七年注濮水自陳畱酸棗縣傍河東

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所言皆河南之沛瀆郭璞山海

經注今沛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沛陰北東北至

高平東北經沛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沛

水出王屋山爲沁水東經溫爲沛水下入黃河十餘里
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沛陰等九郡入海酈道元依水經
以立注于出河之沛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河
南之沛未嘗一日絕也至唐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爲
自王莽後河南不復有沛水太子賢注後漢循吏傳云
沛水東流逕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
鄆濟青等州入海王莽末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王
景傳沛渠下注云沛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
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
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史記

正義引括地志亦云沅東至溫縣西北爲沛水又南當
輦之北南入于河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滎澤今無
水成平地諸說紛紛互異者蓋王莽末旱枯之事郡國
志繫河內溫下酈注亦于溫縣沛水故瀆下言之其所
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沛水自溫縣入河不復東
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絕無一字道及殆與河南之沛
無涉謂王莽末河南之沛亦枯者非也其後河北之沛
旱止則復故而河南之沛屢爲濁河所侵至東漢滎澤
遂塞則河南已無沛矣但故瀆猶存滎陽所引之河尚
行其道實河水而亦名沛正京相璠所云出河之沛水

經所叙杜預等所言是也王景傳云平帝時河汴決壞
建武十年河決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此正滎澤致塞
之由逮後三十五年爲永平十三年汴渠城明帝巡行
下詔曰今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壞墳此
汴壞而沛亦壞汴治而沛亦治之徵也順帝紀陽嘉元
年二月詔遣王輔等持節詣滎陽盡心祈焉注沛水四
瀆之一至河南溢爲滎澤故于滎陽祠焉袁紹傳將伐
操宣檄曰青州涉濟漯注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沛漯
二水名五行志殤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書曰六州
河沛渭雒水盛長泛溢傷秋稼鄧艾傳宜開河渠引

水溉田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涕河論以喻其指晉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涕泛溢鄧艾嘗著涕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充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涕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涕慕容儁載記遣弟恪討段龕于廣固遇龕于涕水之南慕容超載記是歲河涕凍合而澠水不冰至諸葛攸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苻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石門滎口石門也正爲涕口其不枯絕可知宋符瑞志文

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河沛俱清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沛河清大明五年九月河沛俱清魏靈徵志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沛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如夜隋五行志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沛清北史齊本紀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齊州上言沛河水口見八龍升天周本紀宣帝大象二年二月滎川有黑龍見與赤龍鬪于汴水側魏叔孫建傳建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宋將王仲德等自清入沛東走青州以上諸條皆言河南之沛可見王莽旱枯專指河內而言卽東漢滎澤已塞而河南故瀆如故也

通鑑謂沛久枯于北齊大書河沛清者易作河水清不知沛字何緣譌爲水于

毛穆之傳之沛郡超傳之沛皆易作清水以荷澤汶水合流之清河當之不知此實可稱沛水也蓋自

東漢居東都濬汴渠以利漕汴治則出河之沛亦治所以魏晉南北朝言河南之沛者歷歷可稽但所言不但非滎澤陶丘之禹迹亦并非周初導爲滎川以接陶丘之舊滎澤之塞究不能復通故太子賢等皆言沛但入河其說固竝行不悖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惟荷汶則又非汴渠行沛瀆之舊矣李吉甫曰沛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則河南之地無沛水矣自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州之濟陽長山鄒平高

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竝有沛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沛杜佑曰王莽末旱沛渠枯涸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是和帝之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武封止寃胸乘氏等縣竝今縣地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從而注之其所纂叙竝大紕謬又曰沛水莽末旱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潁澤汶水合流而曰沛河蓋因舊名非本沛也按王莽旱枯止于河北河南河沛實因沛渠爲河所奪滎澤已塞之故與莽無涉水經注所叙舊道乃指

出河之沛行舊瀆而言亦不爲謬李杜二家皆有誤至
言當時現行之沛皆徒襲舊名實非沛水所受乃荷汶
此則確甚推原其故自天寶之後汴水湮廢沛渠亦無
所受荷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言沛但自須昌始
而鉅野以北沛河所行實荷汶之合流其所謂荷卽五
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
沛以資運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
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至南旺入
漕四分南流出上閘接沂泗六分北流
出下閘惟小鹽河一線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阿縣
抵漳衛則東阿以下清河所行惟賴山泉溝澤之所
所洩汶水
流也

經注以成其川并無荷汶之可言而河南真無涕矣志家猶執清河以爲禹貢之涕水可乎至東平歷下諸泉從地涌溢入大小清河此等雖亦可稱涕水與滎澤陶丘之遺迹則毫無干涉總而論之涕水有再伏再見秦澤一伏東丘一見見水經注滎東又伏爲再伏出曹濮間爲再見見唐書許敬宗傳自周初導滎澤爲通川與陶丘復出之涕相接故漢志于軹出滎陽下卽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不言東出陶丘而定陶縣下亦止云禹貢陶丘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再見之迹亡矣鴻溝旣開滎瀆爲濁河所亂陶丘之竇日就填淤而滎澤

如故其後滎澤亦塞河南由是無沛水矣水經以河沛
合流分入滎潰者爲沛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沛酈道
元述之則潰雖沛而水實河矣唐以後汴渠不通鉅野
以北所行惟荷汶矣元明以來引汶絕沛東阿以下所
受惟山泉而并非荷汶矣禹貢大川舊迹變徙蕩滅無
一存于今未有如沛者也

蔡傳引唐李賢謂沛自鄭以東貫滑曹鄆齊齊青以入于

海不及王莽未枯涸等語似唐見有此水引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不實指荷汶二水話不全具本出通典非寰宇記且彼本謂清河非沛而蔡反以證沛不絕流至引曾鞏沈括之說以釣突泉阿井證河南有沛于經旨有何發明前豫州蔡播既豬節蔡謨認滎陽引河爲禹迹卽錯而爲澤者中又插入鄭康成注滎澤已塞一段又不言後代變徙鶴突合糊吾無責焉矣

鶴壽案閻百詩潛邱劄記中

有釋餘論一卷先生所引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
注張湛列子注後漢王景傳濟渠下注卽餘論之第十
七條荅黃子鴻者也先生又引王景傳平帝時河汴決
壞晉傅祗傳造沈萊堰却超傳清水入河毛穆之傳引
汶會于汴卽餘論之第二十二條覆東海公者也王景
傳原文云平帝時河汴壞決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
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浸毀汴渠所漂數十許縣
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光武卽爲發卒浚儀令樂俊復
上言皆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輪子河決尚
二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
其患猶可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
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觀此則知張汜所言
河毀汴渠竝不在建武十年卽百詩所引亦未有錯誤
今先生奮筆直書刪作建武十年河決毀汴渠所漂數
十許縣若不見原文不幾似建武十年河決乎且謂河
南之濟未嘗一日枯絕則太子賢等固云汴水度河東
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矣先生謂河
南之濟爲河所奪竝非汴水則太子賢等固云王莽末
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雖欲駁之無可駁也今案水
經汴水篇云汴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

流是為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為又東北過
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壽張故城
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安民亭在今泰
安府東平州西南十里沛水于此會汶自此北流逕東
阿平陰肥城三縣及濟南府之長清齊河二縣至歷城
縣即今大清河也自歷城東流逕章邱鄒平長山新城
四縣及青州府之高苑博興二縣至樂安縣入海即今
小清河也禹時沛水入海遠在今青州府以東續漢志
云河內郡溫縣沛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通典云沛
水因上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
海莽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而
曰沛河蓋因舊名非本沛水也杜佑力詆水經為不可
信然沛水雖絕其故漬猶存則即他水之行于沛漬者以
尋禹迹不猶得其近是邪

雷夏灘沮

兗州雷夏既澤灘沮會同二句為一節分析不得史記
集解引鄭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

雷澤在沛陰成陽案鄭所引係前志文疏亦引此而于
成陽下添縣西北三字是也被志冠以禹貢疏去之則
非至蔡傳分析二句各爲一節別勘新解但卽雷夏句
引前志而改成陽爲城陽謬一下又云今濮州雷澤縣
西北也攷漢成陽縣至隋唐改名雷澤縣杜佑通典云
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是也宋因之故宋史地理志京東
西路濮州有雷澤縣至宋南渡此地久沒入金蔡尚言
今濮州雷澤縣謬二成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荷澤縣
東北六十里蔡云西北謬三若乃灘沮二水漢志已不
載想本係小水唐虞時頗泛濫至漢卽微凡致功者雖

小必記禹貢例也此乃沛之別派沛性伏流潛發隨地涌出故別派頗多榮播陶丘外後有此二水入此澤既有所鍾則不泛濫矣元和志灘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又曰雷夏澤在縣北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其雷澤下流不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沛卽北注濮上亦終歸于沛也續元和志似二水入澤唐時猶有遺蹤其後當五代時河流經此蕩滅無存趙宋人欲于此求禹迹縱親履其地而一望茫茫何由尋覓然注疏具在僞孔傳明云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可襲用也乃引曾氏云爾雅水自河出爲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

汭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汭
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權則灘水卽汭水也灘之下流
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范縣睢水其沮水與晁氏
云濶雅河出爲灘濟出爲濇求之于韻沮有楚音二水
河濟之別也未知孰是按此條譌舛不可勝言禹貢以
山川定疆界此州境內必不闌入他州之水卽或如冀
之治梁及岐荆之朝宗于海因施功原委相通本爲一
事耳曾氏以蒙縣之灘水爲此經之灘水以芒縣之睢
水爲此經之沮水不知許慎所言灘水東入于泗地志
所言睢水亦東南入于泗二水皆出于豫入于徐于沈

何與郭璞注河出之灘誤引此經證之而曾承其謬其

誤一也

所引地志睢水出沛國范縣係應劭漢書注徑作漢志微誤沛郡譌沛國亦非范縣故城在今

永城縣東北睢水東流經范縣之北非出也應說亦小誤又引水經汧水東至蒙爲

狙獾攷之今本狙獾作灘水按此二字應作灘水傳寫

譌作灘水曾又誤灘爲狙其言獾者殆獲字之譌因水

經又云獲水出汧水在蒙縣北地志梁國蒙縣獲水首

受留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是也蓋汧水下流至蒙縣

分爲二一爲灘水一爲獲水曾氏見其同承汧水遂以

獲附益之而又譌爲獾其誤二也以睢卽沮誤矣而遂

云灘之下流入之按睢水在睢陽城南汧水在睢陽城

北汭即灘也

可云相通不可云入何也水經云汭水餘波南

入睢陽城中注云汭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古時汭水至睢陽與睢水相通至後魏其流殆絕若灘之下流則爲獲水豈入睢乎其誤三也引水自河出爲灘爾雅釋水文爾雅出周公子夏無可疑然云自河出則與許氏說文所云灘在宋及汭水臣鉉云今作汭者合汭起周衰至蒙爲灘禹河所無而見爾雅者此條周末子夏門人所附益乃據汭之入泗者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通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灘要之古水名同者頗多在

宋之灘名與入雷澤者偶合況鄭于沈州之水本作灘不加水旁乎然則此亦無害于爾雅之爲古書病在郭璞謬引沈州水當之耳不知灘沮乃涕別派平地涌出與河何涉卽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灘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爲灘云云其意以瓠子爲雍此則在沈域但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雍亦非也曾氏執爾雅郭注文以灘必自出河其誤四也沮雖有楚音今攷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經濟陰郡南爾雅云涕別爲瀧昔漢祖卽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之界也

汜音從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

汜水又東合荷水而北

注于沛瀆然則澧水卽汜水與沮無涉安得讀沮曰澧

以當之耶其誤五也會晁之說多謬蔡傳載之舛矣惟

以鄭注爲據則知二水竝出于沛與河無涉竝在沅州

與豫徐無涉其解自明

鶴壽案雷夏澤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與荷澤縣接界離

沮二水在荷澤縣南二十五里東北入雷澤蔡傳云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

竝無所誤先生駁之曰改成陽爲城陽謬一此亦如阜成今爲阜城大成今爲大城筆迹小異耳又駁之曰隋

唐改成陽爲雷澤宋南時已沒入金蔡尚言雷澤謬二蔡氏宋臣將不稱本朝之縣而稱城人之地乎又駁之

曰成陽故城在今荷澤縣東北六十里蔡云西北謬三今案據今荷澤縣言則雷夏在東北據漢成陽縣言則

雷夏在西北蔡氏西北二字指宋之雷澤縣不指今之荷澤縣況成陽故城在今濮州東南一百里唐雷澤縣

之北今荷澤縣之東少北先生所謂在荷澤縣東北六十里者乃雷夏澤而誤以爲成陽縣耳

蛾術編卷四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楙應校刊

說地十三

故大河屯氏河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按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因目爲故大河實非禹河又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卽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

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爲所

過郡此又不畫一鄭以屯氏河爲禹河詳後案

鶴壽案漢鄭縣

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故大河在縣東由

斥邱縣東至列人縣東得橫漳東北至驪成縣南入于

海此禹河也漢館陶縣卽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屯氏

河在縣北溝洫志云自塞宜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

爲屯氏河此漢河非禹河也鄭康成亦明知之而必以

屯氏河爲禹河者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

大陸爲地腹鄭旣以黎陽之共水爲降水而共水入河

之處去大陸亦只六七百里與地說不協若退館陶則

道尤迂遠得盈千里矣然鄭亦不敢質言故曰今共縣

共水近所謂降水也館陶北屯氏河其道皆出鄭氏獨見在鄭

水爲降水以屯氏河爲大河故道皆出鄭氏獨見在鄭

氏亦係疑而未定之詞乃先生已奉如著龜故爲之解

曰水經言洪水東過內黃縣而向北昔殷王河亶甲居

相其子祖乙時城爲河水所圯元和志云相州內黃縣

東南三十里有故殷城河亶甲所築則禹河出內黃安

陽之間矣自此而北爲鄭東之故大河若依漢志則禹

河行臨漳之東矣自此而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之後
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爲漳水水經濁
漳水篇自斥漳縣歷叙至北遷鉅陸縣故城東卽禹貢
大陸所在也凡漳所行皆河故道祖乙遷于耿史記作
邢卽今順德府邢臺縣其地亦潞河故至盤庚時又圮
則禹河行鉅鹿之東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水由
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者鄴東河雖見漢志
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水經注所謂徒駭潰連漳歸者
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爲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潞滑
之北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間與大河故潰合自是
禹河故道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北去若
使從降水至鄴是西北去非東北去矣或疑屯氏河不
經大陸若以爲禹河則至于大陸句無著但數千載下
一望茫茫皆成平地安知古之不經大陸邪禹所二渠
水經注謂一則漯川今所行也一則北潰王莽時空二
渠皆自長壽津以引河長壽津在潞滑之間河渠書言
元光中河決瓠子其後發卒塞之導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迹則司馬遷亦以西漢見行之河爲禹河所謂北潰
一名大河故潰者也屯氏河實出大河故潰鄭不以當
禹河者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其所徙卽大河故潰故
世階堂

鄭氏轉以屯氏河爲禹迹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徒駭
河相亂班固因目爲故大河耳今案先生歷舉河壘甲
以下云云亦明知漳水所行卽是禹河故道矣王橫所
謂下東北去止就大勢言之其間豈無小曲况鄴東河
實在內黃之北並非西北乎屯氏河不經大陸先生無
以解之乃云安知古之不經大陸是先生于屯氏河之
源流並未攷也周定王時河徙在某處自某至某若干
路無書可徵則所徙不過數里亦未可知安見北濟盡
自所徙之道而非禹迹乎屯氏河卽從北濟分出豈有
北濟尚非禹迹而分出之支流轉是禹迹乎先生專主
鄭說不得不辛苦分明其實不然地理志云屯氏河過
鄴四溝洫志云屯氏河東北逕魏郡信都勃海入海則
四當作三先生則云水經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清河平
原信都者卽屯氏河所過之四郡也但數千載下一望
茫茫皆成平地安知古之必經此四郡邪又云其實當
有鉅鹿但無攷耳先生此語又以彌縫安知不過大陸
之說解經如此
大費苦心矣

漯水過郡三

東郡東武陽禹貢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

二十里過郡三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鶴壽案東武陽在今山東東昌府莘

縣東南漯水源流已見前過郡三當作五過東郡清河平原濟陽千乘凡五郡

泗水過郡六

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

一十里說詳後案睢陵當作淮陰鶴壽案北泗水即荷水也又即沛水也水

經云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昌邑縣北金鄉縣南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

北爲荷水荷水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又東過沛縣東北畱縣北彭城縣北徐縣北至睢陵縣南入淮過濟

陰山陽沛郡楚郡東海臨淮凡六郡

睢水過郡五

陳畱郡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
 行千三百六十里過郡四謂陳畱梁國沛郡臨淮也除
 彭城不數鶴壽案水經注云睢水出陳畱縣西狼湯渠東逕雍邱縣北襄邑縣北寧陵縣南睢陽縣南穀熟縣北栗縣北太邱縣北范縣北相縣南彭城郡之靈壁東取慮縣北下相縣南東南流入于泗今睢水自江蘇徐州府碭山縣南東南流逕蕭縣西銅山縣北安徽鳳陽府靈壁縣北徐州府睢寧縣南又東南百里入洪澤湖

廣陽國

漢志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為廣陽郡宣帝
 本始元年更為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為燕國昭
 帝更名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一

層不叙非也屬縣第一縣爲薊二志同前志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略一說文邑部云鄴周封黃帝之後于鄴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鄴縣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釋文云薊卽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爲是但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鄴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州部注云笑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鄴縣而旣云黃

帝之後所封似鄴卽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

不可解二也

禮壽案樂記寅年賈韋云武王封黃帝後于薊帝堯後于祝鄭注祝或爲績呂氏春

秋慎大覽云武王封黃帝後于祝帝堯後于績帝堯後于黎史記周

本紀云武王封黃帝後于祝帝堯後于績帝堯後于黎祝績聲相近

也祝鑄聲之轉也薊黎亦聲相近也既以祝鑄爲黃帝

後因以薊黎爲帝堯後輾轉相承遂增軫輻當以樂記

爲正陸德明謂黃帝姬姓君奭蓋其後也此說非是春

秋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周之別子

孫也或出太王或出王季班固王充皇甫謐則以爲文

王子譙周則以爲周之支族富辰叙文昭十六國雖不

數燕然云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則必至戚也德明

特借姬姓二字以附合黃帝之後耳其實黃帝之子二

十五宗其得姓者十有四入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歲

任荀偃姑偃衣是也唯元囂與倉林同于黃帝皆爲姬

姓武王所封者名薊國不名燕國則豈必其姬姓乎卽

使姬姓又豈必其爲元囂之後而非倉林之後乎德明

又云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此說亦不然

史記正義云薊燕二國俱武王所立因燕山薊卽爲名

其地足自立國。薊徵燕威乃并薊居之。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言：武王封召公奭，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今案：薊邱在今順天府宛平縣北，燕國在今大興縣境。古者置國，犬牙相錯，地雖甚近，二國竝建，宜必薊滅而後封燕哉。太平寰宇記云：易州北四十二里廢涑水縣。周封召公于此。此說亦不然。隋涑水縣東北去薊州百八十里，而謂召公封此者，隋開皇初于涑水縣改置范陽縣。唐天寶元年于薊縣改置范陽郡。樂史以兩范陽而致誤也。至于說文通例，每字止釋正義，不及旁義。薊字从邑，薊字从艸，既以薊字爲國名，自以薊字爲草名。他書薊薊可以通用。薊縣雖屬廣陽國，而廣陽國會經世祖并入上谷郡。許氏因而稱上谷有薊縣，又何不可解之有。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北海郡有平壽縣。壽光縣斟縣應邵以平壽爲古斟彝。壽光爲古斟灌，而班氏于斟縣注云：故國禹後攷史記。

夏本紀夏後有斟姓卽此是也而斟灌斟尋則見襄四年傳魏絳哀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據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疏以爲世本文斟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劭析言之杜預亦用之啓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逐于河南蓋河北之地皆爲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于二斟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爲寒浞所弑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絕祀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

而滅澆及其弟豷夏之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則復歸于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斟此書序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

宋末金履祥鄭季友說粗近之但云太康居河

南陽夏相居河北帝止則不知何據

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

亦居之桀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因國昭元年傳商人是因若羿居斟尋則非因矣汲郡古文束皙偽誤何足爲憑乃因此并謂斟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桀都亦在河北瓚說

非也

東平國

東平國景帝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

甘露二年為東平國按濟東國除為大河郡見文三王

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表不言國

除為大河者略之

韋賢子元成傳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

為大河郡

亢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

父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見宇本傳紀但

書削不書復脫漏也

鶴壽案文帝二年封子懷王揖十梁揖亡後十年徙子孝王武子梁

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封孝王子彭離彭離驕悍皆
莫行剽武帝元鼎元年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
郡宣帝甘露元年封子思王字爲東平國子煬王雲建
平三年坐祝詛上自殺國除元始元年王莽復立雲太
子開明爲東平王

魯國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其屬縣有薛縣攷史
記魯世家魯爲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爲薛郡者當以其
所屬之薛而名之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
紀云旣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
降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故以
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爲魯也羽始爲魯

公及其後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

城

今徐州府治銅山縣

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或

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旣復爲魯何以直至高后時方復爲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爲魯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直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爲魯國耳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下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仍爲薛郡之屬縣但薛郡實是魯故國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公

之封

薛縣

漢公孫宏傳云菑川薛人今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乃屬魯國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據此注秦時因薛縣而稱之至漢則以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爲魯國而薛縣則不知何時曾改屬菑川故宏得爲菑川薛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爲定故薛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稱菑川薛人是義例不定也

鶴壽案先生以此護班志義例不定非也錢竹汀曰

漢時魯國有薛縣史記正義謂薛縣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而菑川國亦有薛縣史記平津侯傳稱齊

苗川薛縣人是也或據班志苗川無薛縣疑本傳有誤
是不然本傳明言苗川國人推舉與魯國無預苗川本
齊地故汲黯以齊人多詐譏之苗川國之薛縣不見于
班志考班志據元成以後之版籍武帝時此縣猶未并
省也今案錢氏謂有兩薛縣雖于古籍無徵然以地望
徵之其言是也苗川國屬縣有三劇縣在今昌樂縣西
東安平縣在今臨苗縣東樓鄉縣在今諸城縣西南皆
不出青州府境魯國屬縣有六魯縣即今曲阜縣卽縣
在今泗水縣東汶陽縣在今寧陽縣北蕃縣在今滕縣
東南騶縣即今鄒縣薛縣在今滕縣東南皆不出兗州
府境凡縣改屬必在附近今自青州府西南至兗州府
中隔泰安沂州諸府則苗川國之薛縣安得改屬于魯
哉國

淮陽郡

漢汲黯傳云居郡政清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
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

但云高帝十一年置絕不見其曾爲郡愚以異姓諸侯
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
等傳考之高帝子友以高帝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至惠
帝元年徙趙是爲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爲郡矣惠帝薨
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強爲淮陽王強死以武代文帝
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文帝子武以文
帝三年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是爲梁孝王則淮
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景帝子餘以景帝二年立爲淮
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爲魯共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
矣其後宣帝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立爲淮陽王是爲

憲王自此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時
乃絕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
則俱略去也汲黯爲淮陽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
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
爲郡之時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
之見本傳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爲之見酷吏
傳此則皆在武帝時韓延壽亦嘗爲之此則在昭帝時
蓋自景帝四年時爲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爲郡者約
九十年故爲守之見于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
爲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

尹齊
爲淮

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為郡時若國則不當有都尉
鵠壽案汲黯傳云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
受印綬詔數強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
任郡事則淮陽是郡名汲黯早已下注脚矣先生不引
此一語反引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二句湊作居
郡政清四字再引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一句使
郡字在隱隱躍躍之間然後斷之曰則淮陽是郡名明
矣必如此者所以見讀書之善于得閒也其實史漢非
祕書何妨直截言之

合肥

漢地志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
曰合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
關駟之言與應劭同余按川流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
應關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

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盛唐

漢本紀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云盛唐在廬江韋昭云在南郡師古是韋說按地理志無盛唐縣唐開元中改霍山縣爲盛唐寰宇記謂卽漢縣雖無的據然下文云登瀛天柱山瀛縣屬廬江天柱卽南嶽霍山則盛唐必近瀛縣文穎謂在廬江者得之

沛國

續漢志沛國注秦泗川郡按沛國卽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參對不見者多疑皆光武所并省泗川據前志當

作泗水

蒲姑地名非人名

毛詩齊風雞鳴疏引尚書大傳云奄君蒲姑鄭康成注云疑蒲姑齊地非奄君名攷書序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蒲姑蒲薄古字通而漢地志成王時蒲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國則大非矣四國者管叔蔡叔武庚與奄君也奄君本係助紂爲虐後又從管蔡商爲亂故成王滅之以其爲從不殺然佞人不可居故地遷之蒲姑齊地使服于大國大傳蓋因其遷在蒲姑遂追稱奄君爲蒲姑氏尚可而康成辨之極

是如漢志則直以奄之外別有一蒲姑氏作亂者則謬
奄在淮北蒲姑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本非一地且
封太公已久滅奄後不過益其封非至此始封鶴壽案蒲姑本
是人名後來遂爲地名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
公因之爽鳩氏少皞同冠季荊虞夏諸侯逢伯陵殷諸
侯蒲姑氏殷周間諸侯非人名而何蒲姑既居其地因
稱其地爲蒲姑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及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直以諸侯之名爲地名矣杜預
曰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水經沛水注云蒲姑故城
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括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
六十里蒲通作薄又作博博昌之博卽蒲姑之蒲也漢
志云琅邪郡姑幕縣或曰薄姑北班氏存疑之詞水經
雖水注云沭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
也蓋沿班氏之謬至奄君還于蒲姑則本非蒲姑氏之
子孫自然不得以蒲姑爲茂故康成辨之若一例以
爲地名則爽鳩季荊伯陵太公亦可謂之地名乎

太公反葬于周其事難行

太公封于營北五世反葬于周營北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周則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相去五六千里五世反葬勞民傷財費時失事宜乎五世以下不能復行也且卽此五世葬周子孫欲來省視甚難亦非情理此古禮之難行者鶴壽案今輿圖所載山東省東西一約八百里陝西省東西九百三十五里而長安縣至省東境約四百里河南省東西一千二百二十里而山東陝西二省又錯入其境故元和郡縣志云青州西南至上都二千四百有五里今先生謂相去五六千里謬矣

雩門

哀十一年左傳魯師次于雩門之外注南城門也五日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注稷曲郊地名水經注
泗水條云沂水北對稷門卽經書新作之南門杜預曰
以僖公更高大之又名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
壇曾點所欲風舞處是稷門卽雩門莊三十二年能投
蓋于稷門注魯南城門是也稷曲則魯南郊地名與稷
門各不相蒙鶴壽案魯南城門一名雩門一名稷門一
名高門而又名龍門春秋說云桓公十三
年龍門之戰死傷滿溝向亦未知龍門在何處偶見水
經泗水注引尸子云韓雉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沂雖
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
吾聞也逐射之證以上文沂水北對稷門則知龍門之
爲魯南城門也尸子一條太
平御覽卷六十三亦載之

歸三田

春秋夾谷之會齊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左傳季友敗莒師獲莒子弟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則僖公時汶陽屬季氏未詳何年爲齊所侵奪也鄆者昭公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鄆使昭公居之蓋鄆本魯邑昭公出居乾侯齊景公取鄆使昭公居其地後昭公卒定公立齊竟據鄆爲已有耳龜陰者山南曰陽北曰陰龜山之陰也史記作鄆汶陽龜陰左傳作鄆謹龜陰司馬貞杜預以爲三田皆在汶陽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卽位逆之季魴侯通焉齊侯怒伐我取謹及闡及齊平涖盟逆季姬以歸嬖齊人歸謹及闡此則景公後

事既反讎又取之而復還也

鶴壽案水北曰陽汶水之北其地甚廣杜預曰郭讎

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今以水經注攷之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西南逕藏縣故城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藏者

也又逕牟縣故城西南牟魯附庸也又東南逕泰山東

又西南逕徂徠山西南又逕龜陰之田定十年齊人來歸

者也又逕龍鄉故城南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逕陽

關故城西陽虎據以叛者也又南會渴水溜水逕莧鄉

城北隱十一年營之者也汶水又西南逕地邱縣故城

故城南藏宣叔娶于歸者也又逕剛縣北縣故城

人取讎及闡者也又西地水注之也水逕汶陽之田齊

墮三都

所侵也自汶之北平陽桓目倍公以賜季友者也地水

又逕夏暉城南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于下讎者也汶水

又西溝水注之溝水逕棘亭南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者也左傳云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

里汶水又西南至無鹽縣邱鄉城南郛昭伯之故邑也

總而言之凡在汶水以北者皆得謂之汶陽

之田倍公所賜齊人所取不必定在一處

春秋夫子將墮三都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須句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蓋三都之墮其家臣不欲而三子不爲異同若三子意不欲墮何以費襲魯而肯偕公同入于季氏之宮邪蘇子瞻以夫子墮都爲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于此可見

孔子所生聊非鄒亦非陬

閻氏若璩孟子攷云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曰孟子所生之鄒

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余曰吾之不
過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且祇
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也或問孟子既爲
鄒人曷爲母葬于魯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
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于魯者太公子孫反
葬周之義也然攷孟母墓在今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
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
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是也愚謂閭辨確矣而
未盡然也大全以孔子所生之即邑誤作鄒閭存之而
不能辨且曰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是雖知非一地直

謂其字則同不知魯邑不可作鄒也說文邑部聊字注云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側鳩切鄒字注云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勢聲側鳩切邾字注云江夏縣从邑邾聲側輸切聊鄒音同字則迥別地亦各異邾邾今音似異古音卻同故春秋傳作邾而後變爲鄒說文以鄒爲古邾國也若江夏之邾與邾國相去二千里字雖同全無涉古人造聊字專爲魯邑用其他別無所見若邾之變爲鄒似在六國故孟子時有鄒穆公蓋因二音究有微別故造鄒字此鄒與聊之地既不同字亦斷不可混者也而大全與閻氏皆混爲一矣六國

表凡春秋國之爲某國所滅者其事卽載此國格內魯

至頃公十八年當楚考烈王八年爲楚所滅

雖滅之仍封其君爲

楚屬邑故漢滅楚項羽魯猶城守

故魯事皆附楚至鄒則後來亦爲楚

所滅竝非先爲魯所滅而地入于楚漢志魯國騶縣注

云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應劭曰

邾文公遷于嶧者也鄒作騶則古字通耳續漢郡國無

魯國亦無鄒縣蓋改併許慎則不據當代之書而據先

漢地理也此縣是孟子之鄉若孔子之邾則石經左傳

襄十年邾人紇杜預曰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

邾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石經論語鄒人之子說文無

聊字此已微誤豈可作鄒字邪史記孔子世家生魯昌平鄉陬邑注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此所引正安國論語注但又以聊爲陬或形聲相近假借字說文阜部陬字注云陬隅也此與孔子所生之聊亦無涉且聊从邑陬从官二字大異自隸變邑阜偏傍竟無分別但以在左在右爲殊豈知二部固自判然說文所載之字不但不可改易增減點畫卽上下左右亦不可移徙也

鶴壽案漢魯國魯縣卽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在府東三十里鄒縣卽今鄒縣在府東南五十里孔子所生之聊邑在曲阜縣東南與孟子所生之鄒國歲暨兩處今據說文以辨正之更明晰矣

滅滕事當從漢志

朱子于孟子萬章問宋將行王政下注宋王偃嘗滅滕
代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閭百詩釋地
初刻謂漢地理志杜預釋例水經注竝云齊滅滕竹書
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
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朱子于宋初王
卽曰嘗滅滕無乃太驟愚謂國策言宋滅滕亦見新序
閭失舉然二書皆作宋康王王偃亡國何得美諡不可
解朱子云云誠太驟且通鑑作乙亥亦無據六國表是
年正宋爲齊滅之年豈可反以爲宋滅滕之年通鑑敘
周秦事多誤滕之滅斷非宋滅之亦非越滅之恐是齊

滅之而其滅不知在何年大約文公之賢必無此言當
在其子孫距孟子至滕已久此等事只宜約指不可鑿
空鶴壽案宋策謂宋康王滅滕竹書紀年謂越未句滅
滕而先生獨信漢志以爲齊滅滕今案世本世系爲
云齊景公亡滕此卽漢志所本也齊景公時滕已亡則
戰國之滕豈滅而復封邪抑以後仍舊齊滅之邪恐漢
志亦未
可信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閻氏若璩釋地初刻攷得孟子任國爲今山東濟寧州
東任城廢縣去古鄒城僅百餘里此等小國必無平治
天下舍我其誰一種想頭其君亦未必有禮請大賢至
其國之事不過以景慕而幣交孟子亦因路甚近聊一

至荅其意不久畱也季任爲任處守趙岐注任薛之同
姓小國也攷隱十一年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寡
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薛任姓疏引譜云
此譜亦杜預作薛黃帝之苗裔云云又引世本云云如趙岐注
任竟以國爲姓矣然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
姓也實司太皞之祀杜預曰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
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然則任乃風姓安得與薛同姓
趙注荒謬至此

於陵

孟子於陵趙氏無注朱子云地名戰國策趙威后問齊

使稱陳仲子爲於陵子仲漢藝文志有於陵欽以地爲
氏也詳四書釋地

妖術編卷四十九終